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論志學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

橫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唯患學者不能堅勇。○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五峯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

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
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尙恐奪於世念日
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
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
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
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
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
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

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

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个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个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

性理大全 卷之九
四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斂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馮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

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螟虫食了心去。終日培溉。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慎獨爲根。擇友爲除螟。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論進學

程子

明

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

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

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

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伊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

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矣故求道而有迫切

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

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

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二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

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鄒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撝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耻。固不可以問人。而斬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教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去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進也。

性理大全卷之九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涑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

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
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
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
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
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
得成。若把湯去湯。去聲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
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果子。到識滋
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
人。只教一个間斷。

馮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強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教化治化。莫不由此。

又曰。當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方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

○今人做工夫。皆是要等待。如此何緣長進。○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工夫。如何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熟。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股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亦如此。若只遇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問理有未窮。且須持敬。否日持敬便只管。

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不得的事○問學者曰公今在此主靜在此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主靜便是窮理只有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

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真做功
夫的人。他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問朱子如何將主靜窮理對說。搃謙曰。主靜是未
發。謂其無思也。窮理是已發。謂其致思也。學者無
思時。須主靜而存心。致思時。須窮理而不妄動。不
言靜坐而言主靜。所以別於閒坐也。後學不知。則
有妄議爲兩截用功者。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
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

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
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
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象山先生嘗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
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
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
恐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
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三瑞。但不能進學
可憂耳。或曰年亦未在。答曰。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

日。

東萊呂氏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奮發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論爲學之要

程子二曰。學始於不欺闇室。○明知性善。以忠信爲

木此先立其大者。○伊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故也。○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一。汎濫無功。○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論學便

要明理論治須要識體。○明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馮謙曰。變化氣質。不過歸於中和。

又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既學而先存。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不傷手也。○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返約窮源。勇於改作。持不逮之知。而惡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有知量也。方且剗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慮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爲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慮。蓋變不可輕語。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德弘之而已。○一故神。譬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朱子答曾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个小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

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書曰。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

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的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己是合當誠實。○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酌應。分却向裏功夫。○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此一

關後方可進。○只是這個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的。便做將去。不當做的。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

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度周卿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

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寬夫書曰。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的言語。暗中心

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
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况廢却自家合
做的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
當深戒也。○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聖賢
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
只如灑掃小室。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
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
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
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言。謹行。從細處

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

心者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與呂子約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

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全自家。十个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个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諭。書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又與子約書曰。聖賢之遺書。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个

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無實得。固爲大病。
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
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
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
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
爾。○答陳廉夫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
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
只要分別一個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

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惡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真能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

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惡而不暇焉。○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

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洪慶將歸。先生名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去看文字。○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主。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

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個事。今人多先安一個敬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搗謙曰。此段話極似多頭。只看歸宿幾句。仍自一線。蓋世有致知力行。而內無涵養者。有涵養而不致知者。有致知而不力行者。有涵養於內。而畧於

孝友嫺睦之行者。所以文公夾說以防偏廢。爲陽明之學者。最不喜此等說。不知先儒救世苦心。一言皆藥一病。或以爲致良知。則涵養在此矣。致知在此矣。力行在此矣。何用分爲然。陽明致良知。只當得文公提起此心。心便自明之說。亦未能便通得天下之理。故須窮理以充廣此知。旣未能通天下之理。則亦安能踐天下之理。故又須力行以實踐其知。雖自一貫。然一節自有一節工夫。所謂至賾而不可亂。到得從心不踰。方可渾爲一德。

又曰。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自家去從師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要人說道好。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人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的。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徃徃希慕高遠。終無所得。要之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

切。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個若是此處打不
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爲學只要收
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太賓。如
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
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
亂落。有何干涉。况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
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
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
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

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賢教人。決不若是。

爲謙曰。觀勉齋此說。則徒事講論辨析之害。當目
已見。乃朱子所以不得不導之以講論辨析而又
深懼其徒講論辨析者。意亦可知矣。深衣之托獨
在勉齋。有以夫。

又曰。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
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
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
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
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三百四十一
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个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西山真氏曰。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以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

然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酌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雙峯饒氏曰。學者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守。魯齋許子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雖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更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平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

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吠若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

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

搗謙曰。爲學之要在於明理。而實踐之。在心曰德。宜脩。在口曰言。宜謹。在身曰行。宜勵。在物曰事。宜當。得師得友。習而安焉。學有不成者寡矣。不擇師。不擇友。汎而交焉。學有成者寡矣。○弟子問曰。人之有志於學。每有異說。以淆其心志。習聞之。遂不覺受其簧鼓。必何如斯。可知言。不至受蔽。卽正學之中。亦有殊途。不知若者可從。若者可去。願師明。

教之曰。今世俗之說。不過數端。其一日。人生惟利。是從。爲善而不利。何苦爲之。吾謂不然。羔之跪乳。鴈之序飛。豈爲利哉。性固然也。鳥獸猶不以利。故滅性。可以人而不如禽乎。世之求利而不利者衆矣。君子以爲不知命也。善吾之性也。時而不利。天之命也。其一日。人生安樂。不知其他。夫求安者。人之所性。豈有不求安樂之理。然君子所以寧勤而惡安。堅忍而不思樂者。畏其有醜毒。至美之物。謂有毒焉。必不食之矣。然非真能致知。終未知安其

所宜安樂其所宜樂而明酖毒之所在也。此兩者不肖之說也。又有托爲孝親之說者曰：人子當速求富貴以悅其親。此又不然。吾之富貴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吾親之富貴亦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其間遲早刻不可移。試觀數十年間朝榮暮落身戮家覆比比而是。豈非妄受爵祿。以至此乎。則自始進以至歸老。何日可不深謀自立以貽吾親家門之憂者也。又有苟且舉業以求欲速者之說曰：勦襲時文。乃爲妙訣。其陋起於一二初學之士。

不能脩辭。出自機杼。則遭有司之塗抹。偶行勦說。則幸遇圈點。遂以爲抄白之妙。至於如此。彼此相扇。不能自固。誠可嗤笑。且無論古之君子。卽近世成大名。取富貴者。有何人單抄時文者哉。故脩辭必立誠。居業必有實學。進可以見之施行。退亦不爲章句腐儒以終世。此要圖也。此四者。今日俗論之宜察者也。至於高才之士。又有數弊。其一則慕司馬子長駿雄弘辨之風。至於偏激感憤。其一則慕莊周齊死生高任達之風。至於放蕩虛無。其一

則慕太白之脫巾狂飲。其一則慕子瞻之追隨僧妓。其一則談兵說劍。爲橫渠之少學。無良馬之追風。而有其蹄齧。皆非所以厚風俗。享福祉者也。夫士幸而出於世俗。進才士而上之。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而又有殊途。苟誤趨焉。其害或有過於不學者也。其一者直指人心。深惡窮理。其弊偏於空寂。闇而不明。其一者直指人心。脫畧行履。其弊漸於利欲。猶謂得道。其一者喜談事功。不耐近小。不知聖賢之道。宜藏宜發。不大不小。隨時制宜。其一

惡標道學之名。與時浮沉。無以化物。亦難成已。其一溺於辭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曾無實得。其一輕忽小學。基址不立。徒有高譚。肆而不敬。其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本末。一事不精。其一博躡大槩。章句訓詁。全無條序。審理不詳。其一研磨字句。宏綱大要。棄而不問。其一侃侃多言。好相辨論。靜中反已。曾未安穩。凡斯十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學。而自畫不前。與中道游移。廢業失志者。不與焉。

論爲學之方

此稍開廣然亦多爲學之要
前日收未盡者卽入於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
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
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
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於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明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則自有所至矣。○須是合內外之道。一

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二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大凡學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

卷之九 三十一

矣。○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

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寇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夭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天資美不足爲功。唯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人。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學問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多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多聞不足以及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醉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心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即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進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逾遠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之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此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爲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

以爲狂而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與不中。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筵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盡其妙。則非習不能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尙。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足兵。與信。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錯之義。於是又得舜湯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

以進。

和靖尹氏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踐

徑不差若槩以理之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又着个物事去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的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的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不消得費力。○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便忘了。若熟時。便不相妨礙。○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答王晉輔曰。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要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穉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

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答黃子耕曰。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答陳正己曰。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者。真不妄也。○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

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个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的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

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譬如作文一般。那個新巧的易作。要平淡便難。○今學者之於大道。其不及者。雖遲鈍。終須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學者須是培養。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會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己私見，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唯有一个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

這裏又不穩。貼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源。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未熟之間。○譬如寶藏一般。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或亦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皆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

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橫渠曰。未能立心。患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的。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

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
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
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
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
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
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
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

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個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個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個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個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豆是付與有司做的。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个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鄒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

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

人善心故勸人讀之。○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

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修治身心。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是尋个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可

以趨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個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遊遊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兩節。曰。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

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問橫渠言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的許多。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个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

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無所不備。如周禮一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個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

若只守个些子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个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

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裏面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八。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

知物格知至。方立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搗謙曰。此一段是說與有本領人語。若自覺力量未克。或未有明師前導。且須理會切者大者。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曰。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會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詩書。自有個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潦

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日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个貫通處。○只去想像个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

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的要的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馮謙曰凡事雖揀不得然亦有先後如同是幾部書必以切要者先讀同是幾件事必以切要者先

應。

或云。無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自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

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慎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說盡精微極高明又說道中庸溫故又說知新敦厚又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却便宜多的占了無道問學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

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
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
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
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
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
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
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自錯了。一日之間。事變
無窮。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
要人與他做。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

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個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的放在一邊。粗的放在一方。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個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不可恁地空說。如做器具。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搗謙曰。此偏於尊德性。是就本分自守人說。若近世偏於尊德性。而廢學問者。則專以能應事爲長。

只是將後世許多智力權詐都認做天理。所以誤了善道。問學者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爛熟於心。隨心所發。不越於五德之性。此方是尊德性也。若只尊一个虛靈之覺性。而背於仁義。何以謂之德性。

南軒張氏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

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

積日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
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循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
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
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
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
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
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
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
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

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郤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

相理本中
卷之九
三十一
三百四
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魯齋許子曰。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四首

句出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

敬軒薛氏曰。積累之力。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馮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爲學。不在窮經。而在卽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

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今若徒驅之卽事。則農工商賈皆卽事也。何貴乎士哉。○問返觀習靜。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有可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絕其嗜好。爲之範圍而移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旣真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

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絕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濶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靜坐。徒益昏愚。驅之卽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嗚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檢。廢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內。遂厭詩書。但求屏潔。萬物之情。曾未通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

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日以詩書誘之博文輔以師友納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其靜而靜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彌惡者若何曰日習於燕朋棄四子之書而旁驚博綜厭聞中庸之說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今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破賊一時之武功也今以一時之武功則謂之有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

好著書務外。而不着已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禹之八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冊。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徧決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杜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詰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妙。今大率以己意武斷。而

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內皆成物。外皆成己。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踈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明於外而闇於內。固非學也。棄論

語之文行忠信而別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知行

馮謙曰。凡人自有生以後。識父識母。卽是學。知手持足步。卽是學行。學無先於此者。朱子言學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此言已在稍知學之後。

程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須是識在所行之前。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 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

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

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中庸說學

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稍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

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甚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

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便是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答方賓王曰。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的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

性理大全 卷之九 三十一
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

猶不知不行也。

據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說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

井。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日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說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合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蓋天下之理。有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教。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內而出。從吾

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業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部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卽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

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嘗酒。知而不行也。

致知

程朱格物解見或問者此不具載載余校定古本大學解中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及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伊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於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

以說惑之矣。○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伊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同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伊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父子間皆是理。○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

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釐。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問

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個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只逐段窮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方賓王問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

性理大全 卷之六 三十一
外物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僞謙曰。觀此則陽明之學。宋前已有。

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久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曰。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始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得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的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見得是。不好好的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

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一已。見得真實如此。○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

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以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古人所調格物致知。不過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

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項平父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徃徃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必使之卽事卽物。考

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物。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格物。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力行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明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

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慙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已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

病長在。意思醒覷。無由作事。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个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但將誠意吟詠一餉。或掇拾語言。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

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
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
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
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个無形無狀。去何處証驗。只
去切身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問主一如何用工。
曰。主一便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
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凡日用之間。動
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摛謙曰：行有二。一日德，在內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日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信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

事矣。○先儒說真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如病胃人。非不真知飯之美。然喫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真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禘禮九獻。大餐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必強有力者方能行。此非孟浪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

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淫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侵以寒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內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日力行在己。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求師

爲謙曰。學而無師。與得師而學。其難易相去
百倍。故學不可不求師。

程子伊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
聖賢。弗識者多矣。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
而後得。今諸君子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
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
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
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

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者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能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

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利祿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未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者。則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爲之屢嘆。唯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撝謙曰。學道之士。急於擇師。猶建功之臣。急於擇主。勝廣之臣。揚墨之徒。始於一誤耳。可不慎哉。○古之委贄者。必習其人。審其可師。而後師之。旣已師之。則信之篤。聽之專。終身以爲主矣。故能學無

二是而化被天下也。○進學勤敏。夙夜不倦。處心
希靜。歷載不遷。然後可以收師之益。

九

七十四

性理大中卷之九終